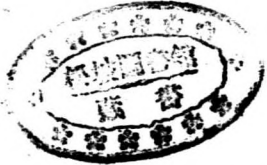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友吾

每逢星期日出版



簡柄木刻

金 洵

每册售價五角

No. 268. 32. 12. 26.

第三卷 第五十三期

上海北平路

友奇

兩國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極端的對立，雖然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而暫時合作，仍不免互相傾軋，厭惡，與猜疑。

美國與蘇聯

今心譯

本文作者為 J. A. Mahment 博士，上海二十世紀雜誌主編，係國際論叢專家，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即居留于美蘇二國，作詳細之觀察。原文甚長，此係節譯而成者。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美國羅斯福大總統，突然致書于美國尚未承認的蘇聯政府主席，當時全世為之震動。在這封信中，羅斯福提議，請蘇聯派代表到華盛頓舉行會議。蘇聯政府接此信後，歡喜異常，立刻派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赴美，於是，在十一月十六日，羅斯福遂正式宣布，承認蘇聯。同時，蘇聯遣派特使諾夫斯基為駐美大使。各列強早于十年前就承認了蘇聯，為甚麼美國遲遲不肯承認，而又突然于此時正式承認蘇聯呢？

在一百五十年前，只有俄國未承認美國。直至一八〇九年，即美國宣布獨立後三十三年，俄國才承認它。後來，又因為發生了俄國駐美費列德費亞的總領事因侮辱女性而被捕的事件，談判絕裂，國交斷絕，直過了二十三年，才于聖彼得堡與華盛頓間，成立了第一次通商協定。

美國拒絕承認蘇聯，有十六年之久，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兩國政治上與經濟上思想的對立。蘇聯是布爾什維克主義，集團主義，無神主義。總怕美國成為對立的資本主義的領袖；同時，美國是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對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世界搖籃與第三國際的發源地的蘇聯，也懷有戒心。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暴行，均使美人感覺恐怖與憎惡。

美國與蘇聯，除了思想對立以外，還有一種債務問題的爭論。從前美國借與舊俄的國債並未償還，而且因為俄國內戰與沒收外產，美人曾受巨大的損失。俄國對於這種債務，爭論之點有二：(一)拒絕償還他們所反對的或推翻的政府之債務；(二)美國派遣軍隊干涉時，俄國所受之損失，美國也應賠償。結果，美國務長官寇普比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八日，向義大利大使宣布著名的公告，拒絕承認蘇聯。于是造成了華盛頓方面堅決的態度，自一九二三年休斯，一九二八年開老格，一九三〇年史汀生，直至羅斯福執政，美國政府均一致同意，決不承認蘇聯。

美國的製造工廠與出口商，却認為美國堅持不承認蘇聯，影響商業甚巨。只有這一件事，似乎是贊成恢復國交的理由。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在羅斯福登台後數日，希特勒也於當年德取得了政權。羅斯福深知以英法之力，絕不能與復興之德國相抗衡。為欲使德蘇對立，以收前後夾攻之效，故決定承認蘇聯。先在莫斯科，後在華盛頓，一共商討了一年多之後，美國把她的要求，減至一萬五千元。而蘇聯却只允付一萬元，並且，這還只限于從美國得到一筆新借款，他才還這筆舊債。華盛頓不同意，因為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已然通過了約翰遜外欠債法案，禁止借款與欠債的國家。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于蘇聯政府的態度，國務卿赫爾乃不得已向記者團發表宣言，經濟談判，宣告停止。

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李維諾夫與布立特簽訂通商協定。但債務問題，仍未解決。

在政治方面，美蘇衝突，更為嚴重。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蘇聯共產黨開國際大會，美國共黨也前往參加。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以美國之承認為條件，李維諾夫曾以蘇聯政府名義，有應允：一在美國領土及屬地之內，絕無任何組織或團體，以推翻其政治或社會之秩序。二之文件。結果，美國代表參加開會，美國如冷水澆頭，才知受騙。趁八月二十五日，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蘇聯外交人民副委員長答稱：並未違反美蘇條約，不能接受抗議，因為羅斯福不欲兩國國交發生破裂，故不再作何抗議了。在一九二一年因俄國制定法律，禁止猶太血統的美國人入境，美國議會曾以三〇一票對一票，通過禁止美俄通商協定案。

從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的斯塔林清黨運動幾乎殲殺了所有蘇聯的領袖，及無數共產黨的忠實信徒。彼時，美國的以往熱心支持蘇聯的人，都公開的和布爾什維克脫離關係，報紙上，充滿了這種論調和信件。只有羅斯福一人不為此運動所動搖。一九三八年，美國全國都憤恨布爾什維克在蘇聯所造成之恐怖，只有羅斯福一個人，在其革命第二十一週年紀念時，向蘇聯通電致賀。至一九三九年，德蘇協定，突然公布，羅斯福之忍耐，遂告終了。他認為這個盟約，是他一生涯中之最嚴重的政治打擊。於是，亦

盡力攻擊蘇聯。蘇聯之占領波蘭東部，聯結波羅的海各國，以及一九三九年十月之柏林特約城事變，致使蘇聯，尤其是斯塔林，成爲那時美國沙畫家，曾次于希特勒的攻擊目標了。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美國所召集的特別議會之修正中立法案尚未表決之前，莫洛托夫在演說中攻擊美國，稱羅斯福爲國際政治干涉者，致引起美人之不滿，國會要求召回駐蘇大使。四星期後紅軍進佔芬蘭，使美蘇關係益形嚴重。美國輿論，一致擁護芬蘭。十二月七日，一位真言無隱的反法西斯的蘇曼教授 (Prof. L. Schuman)，于紐約時報上，謂「蘇聯已加入國際間無政府及罪犯之部隊中了。」

如羅斯福要挑出他一生中最快的五天，我敢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一定要包含在內的。當他聽到德蘇開戰的消息，他的思想或許要和他的朋友戴維斯 (John E. Davies) 一樣，竟稱爲「這真是上帝的禮物呵。」一兩日後，羅斯福向蘇聯担保，盡力援助，第一步就解除了凍結的蘇聯四千萬美金。然而他却很謹慎的不貸與任何款項。因爲他一方面是顧慮美國人對於蘇聯的舊恨，一方面是因爲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德軍大獲全勝，好像能立即結束戰事。如果蘇聯不能夠支持，借與大批款項，是毫無用處。

後來，羅斯福派遣其至友霍浦金斯爲其代表，往見斯塔林。按霍浦金斯自己所說，七月三十日，他傳遞不中立之信息：「美國認爲凡與希特勒作戰者，即爲目下門爭中之右黨，我們欲援助此黨。」及八月中當邱羅大西洋會議時，二人聯名致函斯塔林，函中充滿了鼓勵而空洞的言辭。數星期後，哈里曼又偕拜耳爾布入克赴莫斯科，携有羅斯福致斯塔林的書信。然而，從華盛頓至莫斯科，雖有許多友好之表示，而實際的援助，却被忽視。美國財政部仍拒絕借款。在八月十五日財長毛根索所付與的一千萬美元，也規定須於九十日內以現金償還。

十一月六日，斯塔林首次公然提出第二戰線問題，同日，莫斯科最老練的外交官李維諾夫被任爲駐美大使，顯然是欲促成第二戰線之早日實現，及有力之物資供給。正在李維諾夫呈遞國書時，美國對日宣戰了。

十一月十七日，白宮開會時，羅斯福與貨幣部長長斯太爾 (W. P. Ward, R. Steinhilber) 一封信，內稱：「我現在在發現，防衛蘇聯，乃防衛美國之所必需。因此，我授權予你，即時按貸與法案，供應軍需品與蘇聯。」當日借與蘇聯十億美元，規定支付款項，第九年至第十年開辦。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一日，赫爾與李維諾夫在華盛頓簽訂了詳細的貸與協定，規定繼續援助蘇聯及互相合作以建設戰後經濟關係。最後，至十月初，威爾斯，李維諾夫，及英國駐華盛頓代表多人，在華盛頓訂協定，美英向蘇聯輸送武器與軍需資料。

蘇聯第二巨頭莫洛托夫，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四日，居留于華盛頓，爲羅斯福白宮中之客人。于赴華盛頓途中，曾在倫敦簽訂蘇聯約，規定互相軍事協助二十年。本意美蘇間也成立此種條約，可是至美後此種條約並未成立。

美蘇間最重要之問題有三，(一)，(二)，(三) 爲美國在歐洲與東亞之兩種願望。(一) 有許多開明的證明，都可以證實羅斯福爲了仇視德國及希望以對他最低可能的代價，令蘇聯與德相戰，他應許了斯塔林在東歐與中歐的自由處治權，假如不是全權的話。然而，爲了掩蓋其真象，羅斯福却急欲造成一種空氣，即如果蘇聯軍獲勝，東歐諸國，均將恢復其以前的獨立。羅斯福希望在前，布爾什維克所說所作，越破壞這種空氣越好。

(二) 羅斯福願在堪察加及蘇聯海濱省，爲美國飛機其至滑船獲得基地。他想，如果斯塔林希望他開關對德的第二戰線，斯塔林應該爲美國開關一條對日的第二戰線。但是，至今羅斯福尚未得到反響。

(三) 第二戰線問題乃爭論之要點。自斯塔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第一次發表聲明以來，蘇聯每日不用盡方法提醒其盟邦，第二戰線之急需。然而，至今仍未能使之滿意。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以後，在蘇聯海濱英語廣播時，就插入了一支要求成立第二戰線之歌，名爲「休戚相關之歌」。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斯坦德來大使對蘇聯忽視美國之援助，公開抗議。于是引起蘇聯方面之極大不滿。斯坦德來大使於九月二十日被召回國，雖開莫斯科，而哈里曼乃于十一月一日繼任大使。

北非之爭占，歐洪之狂襲，西西里之征服，意大利之登陸，莫斯科均不承認是第二戰線，斯塔林所說的第二戰線之定義，乃是要迫使德國從東線撤出兵力六十師。實際情形，却與此相反，普來夫達華 (Pravda) 于九月十六日，曾謂，自今年八月以來會有新德國師團，自西方開抵東線。聯軍在東線雖已一致，而于蘇聯軍行動之途上，困難甚多。

自合衆國成立以來，直至一九四一，美蘇關係，頗爲奇特。除了一九一七的蘇俄共和國的幾個月之外，兩國代表了在政治與思想上極端的對立。偶爾的合作，常起于互相猜疑及厭惡之背景，並且是只限于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在今日之世紀時說之英國，自一九四一年，情勢急轉。雖然所有真正的世界人，在今日之世紀時說之英國，自一九四一年，情勢急轉。雖然所有現代的世界鬥爭中，却把美蘇推入一個絕境之內了。終久，即使可能的話，要維持一個共同的政策，實非易事。雙方都熱望統治世界；羅斯福用金錢，斯塔林用蘇聯。雙方都希望對方在戰後便不完全。彼方至也，大爲削弱，因爲雙方都想存一個毫無損傷的旁觀者，後來可以向全世界定他自己的條件。但是這些分歧都爲在莫斯科與華盛頓之協定之一點所籠罩，即：其便是輸給各國，也要推卸德國。



邱吉爾過生日



韓興泉譯

從前有一個美國上院議員曾說過：「普通美國人知勝於知敗，但是意見最多。」最近的事實證明他這種說法是對的了。雖然美國為避免陷一九一七年捲入戰爭旋渦的覆轍，立了嚴厲的「中立法」，可是這次大部分美國人漸漸的，然而很穩妥的，又被引誘着走入了迷陣，都信以為美國實在需要參加戰爭了。

羅斯福及他們的猶太顧問很顯然的以為如果這時參戰，他們可以抓着美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心。眼着國內外情勢漸趨不利，他們於是施展出他們拿手的好戲——政治戰術，採用「一虎政策」。用種種方法使人們以為反軸心的戰爭已是勝利了。這樣他們可以再振本國人的士氣，誘惑敵人，實行神經戰，並且欺蒙中立國家，引誘他們快快投入自己的陣營。

最近舉行的莫斯科，開伊羅，以及德黑蘭會議都是這種政策的產物，特別德黑蘭會議是他們想利用去獲得他們用武器不能獲得的戰爭的勝利。

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以及他們所攜帶的一大批形形色色的隨員這次不遠千里跑到一個被他們逼佔的國家的都城去開會倒不完全為宣傳戰術，因為斯大林及羅斯福都很有希望能到這幾個談話的場合，五月前美英對北非舉行會議，斯大林未在被邀之列就非常氣憤，立刻把蘇聯駐倫敦及華盛頓的兩位猶太大使梅斯基及李准諾夫調遣回國，換了別人，這一來英美的猶太系人自

然大為沮喪，羅，邱二位吃不消，敢快自維們那生死不能分離的戰友鄭重聲明：這次會議可純粹是關於英美兩國之間的事項，並且計劃在最近的將來要與斯大林作一次會晤呢。

這一次德黑蘭會議可以用緩和斯大林的疑慮。並且來年秋天美國大選如果羅斯福還要作他的第四任大總統，這時他需要對他從前吹出的大話作出點兌現的事實，「一虎政策」的效力是有其相當限度的。到一九四年底事實將很清楚的告訴羅斯福他的老前輩，林肯曾說過的一句話，「你永久欺蒙着部分人民，或者短時期欺蒙全部人民，但你不能永久的欺蒙着全部人民。」

到本月七號外人才知道了他們三巨頭從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月一日在伊蘭國都大開其會。他們很簡易的決定了一「把世界從專制與奴役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的大事，這事過了七天才告訴世人，有幾種原因：第一：他們擔心自身的安全，恐怕遭他人的暗算，斯大林最近曾作了一次空前絕後的大劍子手（指慘殺流亡蘇聯的波蘭人的事件，譯者註）所以扮演的角色在他未溜之大吉以前絕不把他行止宣佈出來的，並且他們會想，假設德國人能够從敵人的深山密林中出人意料地把莫索尼尼放出去，又何嘗不能降落到波斯高原，用十五分鐘的功夫把燃起世界大戰的幾個魁首綁了走，而結束了戰爭？所以他們驚慌恐懼如坐針氈。當這次會議正在開得起勁的時候，聯合國

還敢意做他虛偽消息說會議將在塔布里斯舉行，心機不良的人事要動小心眼，要花樣，這似乎是在有法律秩序的時候小人們偷着作的事。

羅斯福好作戲，堪察的事故意延擱，末了畫龍點睛，一鳴驚人。開會過了七天才見到正式的官方公告，這也是一個原因。這次會議可以說帶好萊塢音樂隊的指揮員的風味。看到路透社這次所發表的關於德黑蘭會議的敘述與讀一個無所不曉的影片作家所作的影片說明書一樣，起初先用很簡易的英文說明德國的命運是注定的了，接着又說在德黑蘭，各領袖擬定了一個真正的「二十世紀大憲章」。

事情就怕拿到歷史上上去比較，特別是英國的歷史，路透社應該知道，一二一五年約翰斯頓頒佈的大憲章差不多完全是為了貴族階級的利益。甚至大英百科全書都承認了這一點。我們曾記得兩年前，「大西洋憲章」產生的時候，我們也曾把拿到英國歷史上上去比較，但是現在「大西洋憲章」中的許多原則因英美為承蘇聯作了犧牲，既然是憲章怎許這隨便更改？

路透社是不無意中也說過一次誠實話：「是這一次路透社德黑蘭特派記者華斯雷說：「斯大林好像是主宰着這次會議，斯大林在聯合國陣營中說一不二，有關軍事和內政的事項英美都要俯首聽命於「克里米林」的指使，在德黑蘭，羅斯福與邱吉爾都不得不在這定文書的點綴上簽了字，第二戰線不論犧牲幾十萬人都要開關的；東歐，東南歐甚至中歐都讓蘇聯佔領了，這都是金權政治的賭博家為了不讓蘇聯變「共同目的」，「共同使命」，而允許給他的代價。

關於連日會務進行情形，由路透社的描述中可以窺其一斑，羅斯福與斯大林到後，一切都不顧，先在斧頭與鎊刀的國旗下作了九十分鐘的密談，這時還不許邱吉爾參加。以後，會議場所是在蘇聯的大使館中，斯大林，羅斯福也住在這裏，邱吉爾老先生只好在本國使館中下榻，可

是他倒，受這點此視而沮喪，只看他在開會的四天中至少穿過三套不同的服裝。有一次他穿了空軍司令的軍裝，又一次他穿了海軍武官的制服，在他生日的那天，恰好是開會的第三天，他穿了第四套騎兵名譽上校的制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路透社德蘭官試中占主要地位的事，並不是巨頭們怎樣商談，解決擊敗德國的問題，而是邱吉爾的第六十九次誕辰，好像他們之巨頭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到德蘭，就是為給邱吉爾作生日。在戰前如「雜誌」(Fattler)及「氛圍」(Sphere)幾種雜誌就將空賊重要社交新聞，這一次路透社可供給他們許多好材料，因為牠把這次空軍大軍掃蕩得非常細膩，那裏有沙皇，羅斯福及邱吉爾的親友們送的許多禮品；如細之毛氈，毛毯的波斯地毯，瓷碗，銀器及煙盒。各方面的祝賀電路透社致費苦心，毫不遺漏的都記了下來。

完，成京市防空鐵壁！



空襲下的消防救護與待避

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是邱吉爾壽辰的慶祝晚宴，這是在當日晚間舉行的，在這宴中斯大林表示出一種「爽快的歡樂」，與在每五晚間的宴會一樣，這時這位天字第一號的赤色魔王舉起了酒杯對邱吉爾叫了聲「我的職友」，(雖然在邱吉爾的禮品簿中並沒有他的名字。)邱吉爾好像覺得偉大而不往非禮也，於是就送了斯大林一個稱號「偉大的斯大林」(Stalin the Great)邱吉爾接着又想起了他是羅斯福的忠實的僕人(他曾一度公然這樣說過)於是又給了美國大總統一個稱號，「羅斯福，好男子漢。」(Roosevelt the Man)在人類正在遭逢着這樣空前浩劫的時候，這種種的奇形怪狀可以在英國的官方通訊中看到的。

「假若領袖們臉上的笑容可作為一種事實的指示，這次會談的成功也算可觀了。」這是路透社電訊的結尾語，可是末了一句：「由於這幾次的聚餐，幾位領袖自然更能互相了解了，這乃是

最重要的。」

在作壽的前一天英人代表英皇贈給斯大林「斯大林格勒軍刀」一柄。當蘇聯軍樂隊奏完了國歌(即共產黨世界革命的歌)後，英軍軍樂隊接着奏了「上帝佑我皇帝」一曲，儀式即告結束。

雖然路透社不論怎樣盛誇領袖臉上的笑容。會議中的空案却是充滿了狐疑與不信任，有一次羅斯福賜宴，是在蘇聯使館中由美國隨軍的廚子作的，並且由美國的秘密侍從幫助監督，萬一有了一條中藥的魚或一個壞的雞子那還得了，德黑蘭空色的飢民們是不許走近蘇聯大使館的，因為附近都戒了嚴。路透社有一次記載一個位置很高的軍官說的話：「既然羅斯福與斯大林住在一起，他們二人總是輪流着吃飯，所以不論誰作東道主都沒有關係的。」由此可見彼此間猜疑之深了。

消火與防火

激發炸彈都市多田地海軍，將市內引起大火而便一般市民繼續抗戰的精神動搖，可是我們應當自信能夠消火與防火，無論敵方如何的爆炸亦不能動搖，這些我們是應有的信念，關於防火注意事項如下：

(一)消火防火不致完全信賴

是消防隊的任务，乃是要堅持以我之手保我之家的觀念去進行。

(二)燒夷彈落下時，我們當然要請求撲滅的方法，可是收拾容易着火的東西亦是平常重要的事，如油，油類，火酒之類，應當埋在地下，木屑，棉花等的東西應當在容易澆水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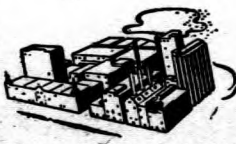
(三)在警報發下的時候，應

當注意火爐裏的火，電熨斗的電，不要將此項東西拋棄而逃去，以致着起火來，所以消滅燒夷彈的方法，無論如何良好，而不注意此點也是無用。

(四)在警報發下不要使房屋空閒，這也是間接防火的辦法。

(五)擲擊的目標，是使市民生活上發生不安的現象，所激發來

轟炸時，首先是選擇着水池，或是貯藏瓦斯桶，發電所等處，如果爆炸着水池時，立刻自來水就可以斷，在這時候若發生大火，則水池上就發生障礙，因為這個原因，在平常就應當儲存多量的水，如自來水停止時就可以使用，但是不祇是消火用水加以儲存，就是喝的水也應當預備，以便在沒有水井可以



友告

使用時，亦能有吸喝的水量。

(六) 因為更命而起的火災，不是一處，而是許多處，所以有同時發火之弊。如：此間則有消防隊，同時亦不能趕到，所以在消防隊協助以前應各自消滅是很重要的。

其次消火方法：近來外國有逐漸使用大型燒夷彈之傾向，這是因為飛機時漸漸增加的原故，所謂消火的方法，對於小型的，用適當的方法就可，無須再用其他的方法，可是對大型的燒夷彈，也不要恐懼，近來在日本東京的過般王川，對於大型的燒夷彈，婦女消火班能完全消滅而被表彰之事，也曾有之，由此可知凡事祇須有決斷之心。

油脂燒夷彈落下時，是充滿黑烟，消滅的方法在最初要蓋布，放土，急連壓火，再慢慢接近徐徐澆水，就自然消滅。

在燒夷彈上澆水，並不能用水澆滅，要對於附近如有易燃的樹木或紙等澆水使它不能蔓延。可是，在燃燒彈燒盡全部以前，仍需一定時間，繼續澆水，用布和砂土的意思是，其能使在猛烈的大火勢上容易澆水。

在一度澆水之後，雖用如何多量之水，也不能早行消滅時，可將所餘的水，澆在其附近飛火星的範圍內的易燃物上，用以防止火星的飛散。

電子燒夷彈燃燒時是同時爆炸和飛散火星，可是並不是了不得的事，消火時應當從容動作，並將自

己的身體澆水，至於眼臉問題，因為它重散火星，所以赤手赤足，有被燒傷的危險，因此將全身用衣服包裹並且用毛巾或手巾加以蒙蓋，而去活動是最要。

救護與救急醫療

再次關於救護上，勇敢的消滅和防火，當然不至了有負傷者，雖然有遺憾也常發生，如果是沒有統籌的萬全之策，除去因為爆風破片而負傷者外，一定有很多的人受傷，在近處有醫生者，當然是很好，可是不能立時趕到，或者須運到相當距離，才有醫生，在這運到醫生處以前的暫時處置也非知道不可，例如有的損傷動脈的患處，如果誰都不知道止血法，讓他流着血運到醫生處時，因為出血過多，遂使可以救治也成爲不能救治的結果。

或有折骨的患者時倘不明手術，突然搬運，反而不好，且是使這不能成爲救護的人反成爲殘廢。

救護並不是祇在空靈的時，就是在平常亦能有用，尤其是在這個時候，更希望諸位要特別注意，特別是婦女應當作的事情，希望諸位婦女多加努力，現今人是貧富的國寶，因爲在貴重國寶立場上的原故，所以空靈得特別救護的知識，以減少空靈之被害。

一、輕傷：破皮傷傷藥粉敷以藥棉花外邊纏緊帶(藥布)或粘橡皮膏亦可。

二、重傷：不潔之手指及手帕禁觸傷口，傷口周圍以酒精消毒再

以雙蒸水洗滌，然後將傷口以消毒藥水塗抹。

三、炸彈碎片：炸彈片炸入肉中後不能取出，宜將藥棉花以棉帶包紮之。

四、出血：傷口的處圍血塊不宜取下。

五、污穢之傷口：傷口混入泥土，有引起破傷風之虞，縛以水銀藥棉，再施破傷風血清預防注射。

六、出血：輕出血在傷口敷以潔淨藥棉，外包棉帶而止之。如爲動脈出血，則在近心臟處(如爲手指則在指根，腕臂則在肩臂處，下腿或膝蓋則在腿根處)以橡皮管強縛之，直至救護班到來時。以自己之手指，(尤以大姆指強押爲宜)強壓之或以手帕亦可，其後宜速爲醫治。

七、骨折：手足之骨折斷則痛甚，自己祇毫無能爲力，宜靜止以待他人之施救，如發見骨折傷者時，宜以洋傘手杖或其他木棍等與其傷骨平行以捆帶緊縛之，絲毫不得動搖，而收容於救護所中。

八、發熱：身體雖未曾受傷，以爆風之故，而猝然不省人事者實多，宜安靜運至收容所急施醫藥。

九、暈倒：面色蒼白突然跌臥者，多以壓傷血之故，宜置通風處不熱枕而臥，且抬高足部，寬解衣服，稍省人事時，可飲以葡萄酒者，其與此情形相當，面色赤紅跌臥者，則多因腦充血，宜置於高枕上，宜其衣服而仰臥之，以冰置其額部，尙未蘇醒時以紙拉刺其鼻孔，

以酒精等，並在其面部胸都注以冷水，嘔吐時則使橫臥，以木片或箸等插入口中以防切齒。

十、火傷：外傷塗胡麻油藥以藥布或油紙，傷重時運至救護所，受毒燒夷彈傷時，以百分之五的重重水，反復洗滌，其傷處所附之燒灰除去後，塗胡麻油而醫治之。

待避的意義與方法

待避是避難的一種，避難內容可別區如下：

1 退去：退去就是「被特認者」一爲了避免空襲所引起的對於生命身體等的危險而向危險區域以外的地方退去之謂。

(被特認者係指老幼病者，產婦等不屬於作防空活動者言)

2 事前避難：「被特認者」一爲了避免空襲所引起的對於生命身體的危險而向附近防護室避難之謂。

3 緊急的避難：因空襲而發生火災毒瓦斯等損害致不得已而向空地及其他地域避難之謂。

緊急避難行於空襲事後，與事前退去避難，及待避根本不同。

4 待避：待避就是一面守自己的地方，一面避免對於生命身體等的危險之謂。

待避是視為防備炸彈所引起的危害而實行的。炸彈落下破裂後，因其彈片與爆風而致令人死傷。又因炸彈的破裂而致破壞建築物等，而且炸飛了建築物之破片與土石，也會因此而有人死傷，所以待避之目的就是要防人及此等危害。



(4)

大型燒夷彈與毒瓦斯彈可以說也有相當的爆發力，不過它的爆發威力比不上炸彈，所以我們最好以炸彈為對象來研究對策。

此外空襲時，因為己方的高射砲彈的碎片等也會同時落下，所以防止因此所引起的危害也是待避的目的。

炸彈的彈片與爆風的力量極強，即相當遠處的距離也有死傷力。

普通木造房屋的牆壁等，幾乎不能阻止，而能貫穿過去，所以要是住在木造房屋內而不想處置方法，便有一因受落於相當距離之處的炸彈影響而致死傷一的危險。不用說直接炸彈命中時，相當堅固的建築物當然也不免破壞。待避在防空上是極重要的事情，與其說它的地位與防火，消防相等，毋寧說它是防火，消防的前提。因此我們必須設立適當的待避所，同時並須明瞭正當的待避方法，以期隨時隨地皆能實施合理的待避！

待避在其性質上說當然要在敵機投下的炸彈爆發之前完成，若是錯過這種時期，那麼進行待避也毫無效果。然而空襲警報發出後，一方面要在敵機來襲之前進行種種防空上的準備措施，所以這幾點也有考慮而決定適當的待避時期之必要。一般關於待避的時期主張在一般航空機進入視界或聽音時，或軍防空機關開始戰鬥時一開待避時，一危險已去時或有飛彈落下時一停止待避，馬上從事防火及其他防空活動。

發見敵機或聽見爆音的時候，受爆炸的危險已經迫近，所以必須在此時期開始待避。然而由於氣象狀態及其他事情以致不能隨時地發見敵機或聽取爆音，故軍防空機關開始戰鬥時，例如高射砲開始射擊時，夜間則照空燈開始照射時，上空已有敵機飛行，所以此時也須進行待避。

關於待避開始的時期，要點有三：

第一必須盡量從早發見敵機與聽取爆音，射擊音。若等敵機來到頭上纔發見它，雖然待避也早已錯過時期而無效果了。最近的轟炸機多有時速五百公里或較此更甚之速度者，假定時速五百公里每秒約為一百四十米，四公里的距離約用二十九秒即可飛過。

此外依靠耳目以發見飛機與聽取爆音射擊音的能力也自有其限度，所以要想能行適時的待避，必須在敵機處於極遠地方的時候就應證明而開始待避，並且要盡量在短時間內完成待避。

第二要及早發見敵機或聽取爆音必須立於能看透上空四圍之場所實行監視。不過因此家裏實行看守乃無益之舉，而且萬一未能聽取敵機而受轟炸時也會蒙受不必要的損失。所以最好由官公署，公司，工廠等各種設施與鄰里等設置防護監視員，防護監視員當然可代他人為耳目，從事監視，故須努力工作時常集中注意，看守上空，如果認明應需待避的狀況，便立即傳達，

以期進行確實有效的待避。一般人們也須依照防護監視員發出的指示，從速待避於所定之地。

第三空襲警報發出後必須隨即分別進行各種防空上之準備與措置。此等準備，指置務須力求及早竣事，以期完成待避毫無遺憾。然而也有空襲警報發出後，此等準備指置尚未完畢，敵機即已來襲而不得不待避的時候，我們為了應付這種場合，空襲警報發令時的準備也需先從重要的備置停當。

待避原為避免空襲引起的危害而實行的，所以如果已無此種危險時，當然便停止待避。又待避中若知燒夷彈落下，便須馬上飛出從事防空活動，故此時也可中止待避。假若一度危險去後正在從事防空活動之際又有敵機襲來而危險迫近，則再行待避。但正在從事防空活動時候也許沒有進入待避所的工夫，所以這種時候只可於瞬息之間俯伏地上，利用地形地物，使委勢低下藉以待避好了。

所謂待避云者，乃指當敵機來襲時一種防護的活動。普通有待避設施的待避所，其待避的方法，即於必要的時期迅速為進入待避所中。但於無待避設施的地方，則利用附近的地形或其他隱蔽之物，在低的地方隱蔽身體，利用窪地溝渠使身體伏臥其中，同時用雙手覆蓋耳目以減輕危害。茲就觸發性炸彈落下時因彈片爆發而發生爆炸的危險率比較如下：

室外平地伏臥危險率 一〇〇
室外窪地伏臥危險率 一〇
普通防空壕中待避危險率 一
遇有室外通行中必須待避的場合時，可於左近公共待避設施場所及其他待避設施場所實行待避。如於無待避設施的地方，則用上述的低委勢方法實行。

在電車，汽車通行中的乘客必須下車與室外通行者採用同樣待避的方法。所有電車，車等各種車輛，須離開道路交叉點，曲角，隱道，及橋梁等，於不妨害交通的道路的左側停車。

關於待避的實行，其安全與危險之分，是問不容疑的，故防護監視員的報告及基於報告所發的待避命令須有迅速敏捷的傳達。尤其是工廠更應特別注意。

關於待避的訓練，在何時或何地能等作到適切的待避動作，以及平常對於待避命令的傳達及待避方法的適當與否，都是需要十分熟練的。

註：請參閱本報

下列各文：

- 空襲的心理效果 第二一九期
- 防空與偽裝 同上
- 燈火管制與照明 同上
- 空襲與救急處置 同上
- 燃燒彈的構造及投擲 第五八期
- 燒夷彈的種類及防護法 第二二二期
- 毒氣與毒瓦斯 第一八一一期
- 炸彈爆發後的另外一個作用 第一九四期

德國U二四號潛水艦巡航記

—功成的長艦珍好—

· 直元 ·



「這二點肥體是寫到英封鎖的德國U二四號潛水艦驚異的功績，是描寫渺渺的一隻潛水艦，怎樣能叫海上稱雄的大規模的範圍為之戰慄。」

發現了敵機

「難道我們今天還是甚麼也不著麼麼？」艦長好珍大尉，一隻手舉着咖啡的杯子，對着旁邊的好露少尉這樣的說。

「真是使我們望洋興歎！」好露少尉也這樣同艦長談論着。

這U二四號潛水艦，是在十天以前由蘇格蘭西方海域出發的，今天是第十天，進到了蘇格蘭西方海域，是專在屏風般的列頓群島西南方約三十英里的水域中作狩獵商船的工作的。這個地方是由亞美利加奔向英國利物浦的商船轉航的地方，可是英國的警戒，甚為森嚴，潛水艦也是要冒着十二分的危險，悄悄的，用低速度的巡航，而等待商船團的到來。

巡航中潛水艦的潛望鏡是出沒無常的，有時露出水面幾分鐘去窺察海面，但是不久就須把他撤下來，再用水中聽着音器暗中探察敵方的艦艇是否接近，所以由艦長不時的發出「潛望鏡提起！與「潛望鏡撤下」的命令。

在這幾天裡，連一隻敵方商船的影子都沒有見到，所見到的只不過是茫茫無際的藍色的海水以及颯風捲起來的白色浪花，U二四號艦也不過就是被這浪花搖着，持着恒心而繼續的作着巡航工作。

在司令塔上的傳令兵，忽然對艦長報告說：「前方的水平線上發現敵機，艦長遂即發下「速撤下潛望鏡」的命令，就跑到司令塔上去了。」

飛機向來是潛水艦的一個大障碍物，如果潛水艦被他們在空中發現了，雖潛入水面下數呎的深度，也會被他們追蹤的，立時賜予炸彈或者用無線電連絡了他們的友艦來捕拿圍擊。或投以水中爆雷。假

如運氣不好的話，立刻就會入於敵滅的途境。幸而一羣飛機未能發現這U二四號而往東方飛去了，U二四號得以安然無事而繼續他狩獵的工作。

看！輸送船來了！

第二天，天陰很沉，似乎還要下雪，U二四號照例的在他的狩獵場裏作他的巡航工作，在早晨十點左右好珍艦長在一個小的上官室裏，嘴裏嚼着烟斗，一面看着新聞，忽然由水中聽音器聽到了遠處艦船的引擎聲響，立刻飛也似的跑上司令塔去。

「潛望鏡提起！」這樣的發下了命令以後，圓筒形的潛望鏡頭乃悄悄的露出了水面。

「嘩！還有那艘巡艦哪。」由司令塔裏發出這樣興奮的聲音。

再變大型的商船，於驅逐艦前後衛護之下向這方猛進着，距離大概有三英里，並且他們似乎是沒有發覺我們在這裏等候着他們。

U二四號把進路向右方掉了掉，與商船的進路成一交叉的形式，以期兩方魚行愈近，進至相當距離時發射魚雷。

「魚雷發射預備！」於艦長令下的同時，担任魚雷射擊的水兵，立刻就把發射魚雷的一切準備備妥。

「一方向舵進路一百九十度！」

「供糧要的命令，各盡其職，艦身邊即稍行傾斜，潛望鏡立刻縮下水面，於不被敵方發現的條件下，向著預定的發射魚雷的位置前進。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時鐘的指針在緩緩的移動着，有否成功的把握將要決定在數分鐘以後了。

既然把潛望鏡撤下了，就不能隨時監視敵方的行動，但是再吧潛望鏡提起來吧，又立刻會被敵方發見而對我們加以攻擊，只得按照預測的敵艦的A的速度，B的方向，至C的時刻而進到D的位置，我們再按照我們預測的發射魚雷的位置E點，前進。這樣毫無變更，魚雷的命中始能準確，這時假如敵人的時速與方向有了變更或者根本測量有了錯誤時，我們的期望就要歸於泡影了，這就要空費了艦長的苦心。

U二四號看到遠發射魚雷的E點的一刹那為確實明瞭對方的D點究竟有沒有變更，不得不冒險的再伸出頭去看一下。

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忽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也不顧慮被敵方發見了，艦長立刻喊道：「潛望鏡提起！」

號令一下潛望鏡發射時露出水面而離視附近的敵艦。

商船的方向果然有了變動了，假如自己不變預定的方向而向E點直進的話，魚雷命中的機會就要完全失掉了，急中需智，好珍艦長立刻出以應急的措置，馬上對水手發

「方向舵二百二十度」
舵手立刻把舵針照撥了。
「啊！啊！不成！二百三十度

「潛望鏡撤下！」
對方和自己漸漸的接近了。

「速度五哩！」
「深度七十米！」
令下後，深度科立時作出「深度已降至七十米突」的報告

擊沉了運送船

被驅逐艦緊密圍護着的兩隻商船，船首衝着白花的浪頭，一直的，猛烈的，前進着，因為距離近了，我們的潛望鏡也許會被他們發見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反倒

是正中我們的下懷的。
好珍艦長這樣想着，索幸也就不怕他們知道了，於是把潛望鏡撤到了最低限度，奮不顧一切的命

水手掌定了方向，開准了速度，向着敵船一直的衝過去。
七百米，六百米，四百里距離是這樣漸漸的縮短，轉眼之時就進到了兩方僅三百米的距離。時機已到，好珍艦長，用破雷般的大聲，發出了號令：

「發射預備！」
發射管立刻傳來「發射預備已齊」的報告，機關就到了發射魚雷的絕對機會，於是：

「第一發射！」
「第二發射！」
連續的發出了號令之後，自己

身體感覺有些許的搖動，負有重大使命的兩隻魚雷便衝着商船的方向過去了。
「潛望鏡撤下！」
「深度六十呎！」

命令發下後，好珍艦長徐徐的走了下來，在這安全的深度中靜待着成功的好消息。

這時U二四號艦內的空氣緊張到萬分，每一個人都在呆呆的等着好消息的到來，其肅靜的情形是筆難形容的，這時的時鐘，一分，二分的進行着，可是水面上什麼動靜也沒有傳來。

「小子！你逃脫了麼？」
好珍艦長的這句話還沒說完，就像遠方暴雷般的巨響，由水面傳到了水中聽音器，而傳播於全艦內，移時U二四號的船體也感受了震波而抖了幾快。

好珍艦長趕緊命令提起潛望鏡來，打算探視爆炸的來源時，突然狂喊了一聲：
「萬歲！打的好！」

部下聽了這一個喊聲，全都喜歡得理頭，跳的跳，喊萬歲的喊萬歲，艦裏邊的人員都興奮的大聲動起來。

濃濃的黑煙，就出一隻商船的左舷開首起，他的前後左右都發生大火，隨着就有火舌般的烈燄回四下射出，這斷定了是他最著的彈藥爆發了。
U二四號司令塔上的一個水兵飛也似的跑到了艦的前部把這個快報傳到前部的兵員室裏，於是輕的

前部也發出了哄堂的高聲。
商船的前部漸漸沉下去了，其他一隻商船，趕快放下了救生艇，去救助被難的船員，商船自身為了避免同樣的遭受潛艦的威脅計，而不干以固定的位置，就在附近的 seawater 中不住的旋轉着。

水中爆雷投下

商船的前部漸漸沉下去了，立刻用超高的速度向着魚雷的策源方向地過來了。
好珍艦長命令撤下了潛望鏡，令艦體沉到深度七十呎的海面下，來躲避他們。司令塔裏的黑里曼中尉，突然的喊着說「驅逐艦現正由我們的艦頂通過，不過是一米的距離。

「啊！糟了！假如是投下爆雷的話，我們就要立刻被毀滅的。」
腦裏作這樣的想，心裏這樣的煩。可是驅逐艦或白白的由艦頂通過去了，又經過了十分鐘的光景，U二四號艦體感覺一點衝動，微微的顛了幾頭。

「下來啦！爆雷！」
艦裏的人都在這樣的暗念着，一面側耳傾聽着。像這樣的衝動連續的起了三次，第四次衝力較前三回更為劇烈，艦內的什物都為之零亂了。電線的一部被切斷，電燈頓時熄滅，艦內立刻陷於黑暗，比在水面上的黑暗程度要加其幾倍。

「我們要回歸於藍吧。一人人的心裏都在這樣的想着，緊張到萬分的數秒間，沒有一個人張開嘴來說一句話，一會兒由艦尾方面發出了報告的聲音：「特殊障礙，機關停頓。」
在這種失望的情形之下好珍艦長用破雷般的喊聲，發出了號令，震撼了全艦內，
「全部人員各安職守！」
「急速恢復電燈！」
於是全體船員於號令之下各守各部，不稍騷動，電務人員開始用敏捷的手法不出三分鐘，即將全艦的電燈大放光明，萬聲之聲，不約而同的喊成了一個聲音。
這時又由艦尾傳來報告：
「機關復原，可以照常開行！」

在這個期間並沒有繼續受到第五次震動，幸運！幸運！艦長以及全體船員才放下心去，
「兩枚全速前進！舵垂直！」
於艦長的號令之下僅僅負了微傷的U二四號，帶了勝利的微笑向着驅逐艦的相反方向馳航下去了。

暗殺羅斯福

美國聯邦偵查局探員，於十一月十三日捕獲一名拍斯特之謀殺羅斯福的犯人，拍斯特特年三十八歲，係一瘋子，于華盛頓逗留二日即被捕，曾說其妻表示除羅之意，彼述說其入白宮之經過如次：當白宮衛兵正忙于由載軍車往卸貨之時，彼正想可否奪衛兵之槍以刺殺羅斯時，即為衛兵所發現而被捕。

盲人教育

每萬人中有九個盲人，我國有四十五萬，他們的教養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啊！

呂波



讀者會看過「愛的教育」嗎？那是一本非常感動人的書。其中有一段文字，我至今看了無數次，每次看時都被感動得兩眶充滿了同情的眼淚。現在把這段文字抄錄在下面：「生來盲目的，因未見過世界，痛苦也少。而二三月前新盲的！心記各事，明知不能再見，心中所記可喜的印象，逐日消退，所愛的人的面影，漸漸退出記憶之外，祇覺心中一日一日的黑暗了。有一盲童說：「就是一瞬間也好，讓我的眼再亮一亮，再將我母親的臉，我已記不清母親的面貌了。」他將手放在母親的臉上，從額以至下頰耳朵，處處撫摸，一面叫「母親！母親！」太陽不替他們發光，母親不給他們臉面看。」在我把這一段文字再讀一遍時，同情的淚又漲滿了我的眼眶。

同情在心理學上的解釋：是對別人的境遇引起自己過去的經驗所發生的同感或共鳴。假使你不理解盲人的痛苦，請自己閉眼一天，你就會同情盲人了。同情是社會進化所必備的條件，也是人類建造地上樂園的基礎。盲人教育就是這種神聖事業的開端。

同書又說到盲人「眼以外的感覺是很靈敏的。因無眼，以別的感覺代替，故特別熟練。能用手中在空中查察日光的有無。聽了話聲能辨出說話人的高低。能記憶人的聲音好幾年。一望之中，說人說話，其餘不作聲，能辨出室中人數。觸着衣匙，知其光的程度。女的能分別染過與未染過的毛織。能辨成二列在街上行走。普通商店能辨味

而知。地鴿子旋着咕咕的響，一直去取在手中心。他們能旋繩子，跳繩，用小石塊築家屋，採草花，編席，做。他們那覺敏捷，觸覺就是他們的視覺。故喜採採物狀。探測物形構造，盲人叫「看」。他們失掉視覺而反能讓我們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使我們於同情之外，又加了一番敬佩的心。

過去在我國無所謂盲人教育，貧苦的盲人就在幼時投一個師傅，學唱鼓兒詞，或學算卦以維持生活；至於有錢的盲人，不過終日學食而已。我國的社會事業始於唐朝，初有悲田院（即俗稱卑田院）之設；宋初有福田院；清初有普濟堂，殘廢院等設施。但這些機關多是兼收並蓄，並無專為盲人設立的機關；而其組織因陋就簡，衣食尚不能週全，教育自然更談不到了。

在西洋因受基督教博愛主義的影響，社會救濟事業便發達，此係近代的事。至於盲人教育，直至十八世紀，方才萌芽。最初法下路易九世（即埃及時，從軍兵士有三百人盲目，路易九世對他們動了慈悲心，立一盲人院撫養，供給他們衣食，但此時仍談不到教育。到了法王香爾七世（即我國明代洪熙元年時），命其侍臣造了一個棚欄，在裏面放了幾隻豬，對其中的四個盲人說：「有能打中這塊肉，就以豬為賞。」四個盲人爭相擊豬不得，相互誤傷流血，法王即以以此為笑樂。西洋史家愛魯納河曾對此種殘酷之舉有所批評。但仍未想到盲人需要教育。後在巴黎中心演有一

酒店名盲人酒店，招引十幾個盲人，合奏種種樂歌，於是旅客聚集，山珍海味，歡呼談笑，頗稱一時之盛。盲人被作為戲弄之對象，而店主坐坐收厚利。適法人瓦哈尼哈理氏為此情形非常憤慨，隨動救恤之念，謀所以教育盲人之法而未果。一次他在教堂裏散步，見一盲童乞巧，非常可憐；就上前握着盲童的手，問他每天需多少錢方能生活。盲童告訴了他。他叫盲童不要再乞巧，就領盲童回家，想盡方法來教育他，但不知從何著手。過了不久，一次瓦氏命盲童携一器具，器內藏有一名片，盲童用手摩索。能說出字的形狀，原來名片上的字是凸出的。瓦氏遂豁然悟出盲人可以用手代目認字。遂設立盲人學校，製造凸字，用摸字的方法教育盲人，這是最初的盲人文字。

但是這種凸字，祇能摸認而不能書寫，仍非完全的教育。後有其校畢業生布理義提擬經驗，發明用針刺字的方法，寫字時用針刺厚紙成孔，因其排列的不同，而分為若干字母。又利用刺點及凸形製成各種地圖，或製動物、植物、地圖等模型，使盲人用觸覺學認。

此後英國因鑑於德美兩國教育的發達，於一八九一年實行強迫教育，對於盲人亦設盲人學校十八所，又設有盲人音樂學校。有一蘇格蘭畫家多那魯桑梭，把他的財產捐辦盲人學校，遂以其名為學校之名。以後各國遂相效學立盲人學校，以造就盲人，使成有用的人才。

日本的盲人教育始於明治年間。明治八年，德國傳教師及英國醫師感於盲人目者甚多，向日政府請設盲啞學校。當時有子爵山是唐氏，以盲人教育為自國分內之事，而額外入喉嚨，深覺可恥。遂集眾會議，於盲人廣眾中，一唱百和，均欣然捐助。政府亦助三千元，遂成立日本最初の盲啞學校。明治十一年，王政維新，教育漸次推廣，盲人教育亦因而更加發達。

日本盲啞學校以教育盲啞子弟使能自立為宗

窮骨頭與改行

俗話說「狗急跳牆」，
目下是「人急改行」了！

文 津

爲了無法糊口，上不能養，下不能活，於是想到「改行」的問題。固然俗語說「行行出狀元」，究竟在吃嗎？得向一羣破衣爛裳的孩子們化錢來下鍋的夥夥下，教書匠們連叫化子都不如了！即使明知是「踏山看那山高」的公當，究竟不是多收入一丁點兒嗎？三尺高處，不禁不由的就會噴泉似地噴了出來！也怪，人愈窮，錢也愈多，又捨不得輕易把它吐掉，只好一口一口的嚥到肚裏去。目的是連一滴一滴的滲津都珍惜着，不肯輕易棄掉。却不料倒着翻了胃囊，它竟不客氣的怪叫起來，這許多末不同情人，簡直是在給窮人過不去！

窮是要窮得志氣，所以有「餓死事小，失節（掉）事大」的說法。不消說，這是對教書匠們下的律令。所以，過于餓死的無白飯死了，沒有餓死的失業者（向學生們搖尾乞憐，以求晚死，好在人世間多受點罪，多過點白飯的人們。）最近有幾位窮苦之舉，其市面擴大到二千五百餘名教書匠同時被扣薪的事件發生！說起來也怪得很吧？窮小子們生就的窮骨頭，不受窮折磨不成！即使有人可憐了他們，也得給他們個着數！誰叫你們窮不開眼呢？

我們還是說這位窮骨頭的改行吧！先說第一位，到外埠的一家大商店去當司帳，天天和富商大賈們在一起，除了煙灰暗室，就是圍棋拒售，高抬市價，胡造謠言，亂定行市，擾亂金融，勾通官署，與俱爲奸，花言巧語，設計騙人，斷斷市場，陷害同業；不一而足！簡直的和教書匠生們爭奪的那些調話，完全相反，自己完全變成社會的罪人，人類的仇家！精神上所受到的刺激，比天天挨打被罵還厲害到千百倍，實在無法靜眠。假如人們生氣能氣破肚子的話，他得把骨頭也氣碎了！所以，一到開學的日期，決心又走了。他說：「我是窮骨頭！我總想把良心從窮骨頭上摘下來地掉，不料良心竟這得乾在骨頭上了，除非連骨頭都不要了，良心是捨不掉的。所以，終於又回來過這十八層地獄下的非人生活了。無窮生活上受到多末大的壓迫，還保持着我這一顆良心呢。」噫！這幾年頭兒還有誰們「良心」，有良心的人，大約只剩下這窮骨頭們了吧！

再說第二位，是到以卑的稅局去做事，兩個月的工夫，在不敢不受的夥夥下，居然得到一千二百元的外快。同仁們都是月薪百元左右的人物，沒有一天不躺在床上被窮片，在吞雲吐霧的生涯裏，成子成萬的私賬都收受交割了！有的竟在妓院成了交。自己是一向清高的窮教書匠，「好

比茅房的磚頭，又臭又硬」，真是十萬八千個看不下去，氣得腦子都發漲！同仁們却在罵他：「別他媽的裝蒜了！他在裝蒜呢！混蛋，不敢受賄！他卻認爲你是故意刁難給朋友不臉面了，便再一堅持，就把別人的屎盆子給自己扣在頭上了！輕則受處分，重了說不定得插頂！還得馬馬虎虎的受賄。偷真不說，又露出「非水不犯河水」的眞面目來，好，生活之窘，處境之難，比起窮教書匠來還不如！爲了這末一點在別人認爲當然的事，他却天天提心吊膽，幾乎得了神經病！生怕犯了案被捕入獄，三年五載的鐵窗苦難受，吃上一槍尤覺冤枉！坐臥不安的打算擺脫，幸而開學！趕快辭職跑了回來，再過黑板板的清白生活。他覺得好像釋去了幾萬斤的重負，頗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慨。不消說，這又是給良心拉回來的！他覺得官場中的惡習，魚肉狼狽的冷血生活，絕不是具有良心的「人」們所能做得下來的。人窮志不窮，終於他也實踐起「餓死事小，失節（掉）事大」的律令。（也許前生關王希判他的教書匠罪，還沒有執行完了吧？）

俗語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現在應用到窮教書匠們身上，也許得成爲「教員改行，十年不成」吧！古語又說：「置之死地而後生」，上死的窮骨頭們，都是睜着眼睛的，並沒有走入死地，所以，他們的「良心」都還生龍活虎般的活著呢，並不會死去，所以，「壞心」無法生，「升官發財」的事業，不消說十年，恐怕百年也不易成功吧？

有人說：「萬般皆下品，惟有教員（清）高」。清高的結局不是典妻鬻女，生活破產嗎？說實格的，這一群還具有良心的窮骨頭們，才是中華民國魂的寄託地，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胚胎！「清政」云乎哉！請問誰敢說「我還有良心」呢？像這樣兒的窮骨頭們，才是國家的儲蓄！只有他們才能訓練出「有良心」的次代國民來。只

古城療疾追記(上)

告關心我的友人們！

沒有和吾友的讀者談話一幌就是好幾個月工夫。原因是我得了最困難的「關節炎」，關節強直，累得我好幾年不能到社會上做一點事情。最初不明病的真像，只是糊里糊塗地聽信中醫給一點什末丸，散，膏，丹以及海上才之類東西吃，那當然不會見效，因此我也就一直苦惱在床榻上，不能起來。直到去年冬天才由一位西醫的口里得知，在古城有一位有冬的骨科大夫，據說這位大夫知是骨科權威者，如我這樣棘手的是非找他治不可的。但是又因我經濟的關係，使我遲遲不能動身，一直拖到今年三月才經了我最大的努力并親和一切親友大家的幫忙，由一位許親戚把我送到古城來。在未去古城就醫以前，我會這樣想：「這是最後一次的治療了。這次若再治不成，回家後就睡就與爽快快樂的自殺了吧！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亦惟有自殺才是真正的解脫呢。」我心中治病心切，急於想聽一聽我是不是還有好痊的希望。所以剛一下火車，我便問了那位親戚一直到那位有名的骨科×大夫家求教，但是偏漏事情不巧，不如意之事十佔八九，迎面便來了打擊，原來那位×大夫在昨日晚車去天津，最遲大約在明後天方能回家。當時我真不亞如的在頭上被澆了一瓢涼水，那份失望的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無可奈何，只好散興而返。然而古城又非是我的故鄉，到處並沒有能隨便給我落一著脚棲身的方便，到最後，才只好在那位許親戚的親戚所開設的一家鐵廠里安了

身。這鐵廠裏裝有電話，幸而在轉天的下午就接到×大夫的電話，說是已然回京。於是我再度驅車前往。記得那次去×大夫的，的確是懷了如一個囚犯聽候判決的心情前往的。一路上無心欣賞古城的風光，心里在打著鼓，我想，×大夫若說不能治，我這條小命就算完了，譬如個囚犯難不被判為「死刑」，但是「無期徒刑」却更令人難堪，一個生命設若失掉了「自由」，那還能夠再活下去，那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到了地方，望眼欲穿的×大夫終於會到了。現在且讓我回憶一下這位骨科大夫的面容。一個長方臉，留著中分，鼻下一撮鬍波氏式的小鬍，身軀很魁偉，體格的健壯，十足的說明了一個適宜學習骨科大夫的好手。（腰肢的粗壯有點似「死魂靈」中的被巴開維支，但并不喜歡蹣跚人脚。）很健談，說話喜歡用「命令語」。并且善用各種的比方。而各種比方又全都用得那末恰當。一看就知是一個人海中的老手。談話間好像並未詳細問到我過去的病。他熟悉我這病完全如同熟悉他嘴里正在衝著大烟斗。一下子就斷定了我這倒楣病是非得經過兩次極嚴重的大手術不可的。而這大手術的結果又不一定能那末美滿。體而他又講這手術的時候是如何的費事，如何的棘手，費事，棘手而又不容易討好，且需要極多的時間和極多的金錢。時間的長（要用一二年）和金錢的鉅（約需四千餘元）。全都用我這樣的

一個貧苦的青年心頭。說時他頻頻縮眉。這樣一來，我被苦惱在第二次失望之中了。

我的意思，這次去京療疾，能治的話，則急速辦手，否則，亦急速旋里，免得在外面風塵多耗資財，然而事實上偏偏是那末簡單，×大夫用一百二十個銀票來回答我的詢問，分別時，他告我急速給家風去信，詳細地一述這其中的困難，商討是否有能力來完成這艱難的治療。這天又回到那家鐵廠里，現在我已無法再來記述那時的失望情緒，總而言之，我小小的心靈，完全被這件事所苦惱了。

夜間經過一次倉促的商討，那位許親戚決定要我先回一次天津，到家中赴信，就便商辦法，若有好消息，再來回我的信。就這樣那位親戚在轉天回了天津，剩我一孤鬼似地留在這人地兩生的鐵廠里。

這鐵廠的規模並不算太大，上下約用四百十人，專承做各種的鑄，鍛，及一切應用的鋼活，我雖然是在一間另外的房子里，當然是把門窗關得很嚴，但仍無法阻止住外面的各種機器摩擦的聲音，和震到耳朵里來。早晨一睜眼，耳朵就立刻神經神經的響聲所充滿。什末，鑿子聲，斧子聲，刀子聲，錘聲，機器的旋轉聲，以及各什各樣不知名的鐵器所發出來的怪聲……組成一種奇異刺耳的交響樂，幸而我病在骨，並非是什末心臟病一類怕震動的病症，不然，這終日不歇的響聲，也許早就使我壽終正寢了。

在以前，我腦中還假想把鐵廠做一個戰場。各種機器的響聲假想是戰場上交戰時槍林彈雨，和飛機大炮坦克車……之類所發出的響聲。我自己便是一個英武的戰士，人能處此奇境，而尤能安之若素，豈非是一名大英雄哉！這種假想之後，心中倒也有一陣輕鬆的愉快，然而歡喜非常久之事，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再把這種怪響樂想得更多更嚴肅，也無法來讓靜靜心頭的煩亂了。

這之間我用了最大的努力來忍耐。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挨了過去。然而那位許親戚一去

便黃鶴杳杳，多日不見回信到家。我自己變成了一個餓殍，坐不安，睡不寧，食無味，這之間我的食慾大減，失眠症復發。千愁萬苦，齊集心頭，真有說不盡的痛苦。沒有法子，我只好求助於信件，希望綠衣人能給我帶一點什麼。我的求助，哀苦，這回信如雪片一樣地飛去，然而綠衣人却待我那樣懶惰，我整天空到差的光臨真可謂穿秋水，事隔多日，信終於來了，可是信的內容竟給我帶來新的苦惱。大略謂：「需錢太多，家中無法維持，希望回津，俟以後有微再來京治療」云云。這消息雖然並不完全使我失望，但也不完全失望。差不多我知道錯過這機會，以後便難再有來京的希望。信上的言語，只不過如同「牙疼咒」一樣，欺騙（也是安慰）小孩子的話語罷了。於是決定先不重那套話，暫在這無聊里混下來。

於是我再度向津方親友以及關懷我的人發出被騙的存執，并乞求天津的那位好心的西醫寫來一封介紹信，同時我再去×大夫那里，用最可憐的面孔來哀求×大夫，並把我和他的姪少有一點朋友關係也說出來。希望他能替我用那經濟的法子來注意我的病，然而這全無大效用。×大夫只肯給片，月次費求的結果，（只欠一次我給付了錢）他答應下來可能範圍以內盡力給我住個省錢去處，但我也依然不能省下三五千元的數目。這回我決心橫住了，無論如何我不管家中急難，我決定要治一回應回，我想那熱心是疼愛子女的，她既然希望她的孩子好，那末她也一定願意盡力對我的忙，把我從瀕淵中拉出來。雖然她的手里並沒有可以餘裕的錢來給我治病，而家中也確實苦不堪言，然而她可以再去哀告其他的親友，相信無論什麼困難的事，只要有恒心，努力去做，是什末全都可以做成功的。大約看這家鐵廠里住了有三個星期的樣子，母親的回信終於來了，他答應願盡盡全生命的力量來給我治這大病。并且替我兩位姐姐和別的親友

也全都樂於幫忙。告我若京不必再為此事發愁，儘可放心去和×大夫接洽進行此事。一到這時我才舒適的喘了一口大氣。我為這偉大的母愛而感動得落淚了。

事情雖然有了後援，馬上的精神就提起來。當天我再去×大夫家，詳說這件事情，并請他代我一合適的醫院，以便早日進行治療。然而×大夫始終以半信半疑又似極不甘心給我病治的態度來對待我。那意思是：憑你這樣的窮人治的這樣大的病嗎？別不自量其力呵的樣子。我倒也不在意下。因為那，住醫院時必需我三等病房才合適。可是這難問題就又來了。據×大夫說，現在醫院三等病房極缺少。況且以他這樣的名大夫，若往醫院中送病人時，是只能在頭二等的。這時我當然又不得不給他做一點苦臉子看，說些「帮忙帮忙」的話。他答應可以為我慢慢尋找。我找時再轉他的電話。大約又過了有一個星期的樣子，經過我的再三催促，醫院中的三等病房總算給我開好了。於是我在四月十三號的下午才正式的在兩池子一大家人的醫院里住下來。

我住這家醫院，雖然規模並不算大，然而一切的事物却全都得得井井有條，整齊而有秩序。看護小姐們也都挺和氣，並沒德別人欠她二百元錢總沒有還的樣子。當時我住從一個極雜亂的地方，搬進一個極整潔的地方來，我有一步邁入天堂一樣，一邊我暗自讚嘆着金錢的萬能，一邊我心中真有防不勝防的滋味。

和我住同屋的，是一個在北大讀書的學生。因為彼此全都年青，又全都是讀書人，而恰巧的他是骨科×大夫的病人，而更恰巧的，是我們前去看病，曾在×大夫處碰過一次頭，有以上種種的原因，於是我們的友誼馬上成立，而又馬上變成很說得來的朋友了。

晚上×大夫來了，詳細講給我床上做一個木架子，以便病後用起來運動大腿，第二天木匠來了，在我的床前比了詳細的尺寸和步。到第三天，我的血液被檢查後，說是紅血球太少，必須先行輸血然後再割治，方能免去危險。在以前，我聽說過這個「輸血」的字眼，我總想這事太不人道，寫文章時我也時常罵這種有錢的闊人，我罵他們是「臭蟲」，是魔鬼。是比臭蟲更壞的東西。然而要來的事情終於要來，要更其出人意外的，是這件事情現在就要來到我的頭上了。當時我心中真哭不得，而且還無法逃避。非根本拋去割治的方法。我咬一咬牙，沒有說什麼，他們已經驗過我的血型，是B型，還好。我不知他們是從什末人身上，取得的血液，那寶血的漢子，將自己體內的血液被人提取以後，會發生如何可怕的變化……等等，我全不去想它。因為，既自己本身已經變了臭蟲，還再去想多少可憐的事情，再來給自己找來多少恰當的理由，自己本身也仍然還得需要吸食人血的嗎？終於，她們在第四天的上午，開始給我輸血了。

這次我共需要四百CC的血液，但聽說四百CC的血液才共花去六十元錢，合十五元錢一百CC。多末低廉的數字呵！

原來把人家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身上來，也不是什末難受的事情。相反的，很痛苦。先是由一個護士把要用的東西，全都預備好，繼由一個針頭插在血管上，把我胳膊上的血管刺起，用一個針頭插在血管上，針尾連着一個長的膠皮管，上面連着一個玻璃的圓筒，然後再把我預備好的血液貯入玻璃筒中，玻璃管上有度數，看着它，那鮮紅的血液，慢慢從細長的膠皮管中流到自己的血管里來。

未完

我々の

高さん今日は

島崎藤村

「高さん、今日は」

と、父さんが聲をかけて（一）見ました。

この高は銀座の時計屋の屋根に休んで居ました。父さんは泰明小學へ通つて（二）居る時分のことでしたから、高もお友達のやうに思つて、それで聲をかけて見たのです。

「さういふお前さんの本國はどちらですか」

と、高が父さんの方を見てたづねました。

「わたしですか。わたしは信州の木曾の方から、この東京へ勉強に來て居ますよ。わたしの生れところは（三）それは深い山の中ですよ。わたしは國（四）を出てから、七日もかかつて、やうく（五）東京へ着きました。あの時は、わたしは兄さん達に連れられて、國の方の山を二つも、歩いて越えて來ました。それから、（六）馬車で、その馬車は萬世橋の廣小路（七）のところで、柳の木の下へ行つて停まりました。これが東京か、と思ひましたら、なほだかめつらしい氣がしましたよ。」

この話に高は首を傾げながら聽いて居ました。父さんが東京へ修業に出たのは、まだ信越線の鐵道もない頃のことでした。その時、父さんは言葉をついで。

「高さん、お前さんのやうに飛べたら、（八）樂みでせうね。東京がよく見えるでせうね。なにしろわたしは山國の方から來たものですから、まだいくらか東京を見て居ません。」

譯註：

（一）聲をかける―打招呼

（二）小學へ通つて―在小學讀書

（三）生れたところは―出生地

（四）國―指家鄉而言

（五）やうく―好容易

！啊好，君高

譯物家英

個招呼。

「高君、好啊！」爸爸向他打招呼。

這個高君落在銀座一家鐘表舖的房頂上。爸爸那時

候是在泰明小學讀書，把高當做了朋友所以和他打了

個招呼。

「啊，你這人是什麼地方的人？」高看着爸爸這

樣問。

「我嗎？我是從信州木曾到東京來求學的，我的老家是在深

山之中。我從老家起身費了七天的工夫，才來到了東京，那時候

哥哥們帶着我，徒步走過家鄉的好兩層山。隨後就完全坐馬車，

那馬車在萬世橋馬路地方柳樹下停着了。這就是東京嗎！心還這

樣想着，覺得很新奇。

高歪着頭聽着我這樣談話。當爸爸上東京去求學的時候還沒

有信越線的鐵路。那時爸爸接着說：

「高君，若是像你那樣的體操多痛快呀。能清楚地看見東京
啦吧！因為我是山裡來的人，還沒走過東京的多少地方。」

（六）やうく―完全之意

（七）廣小路―馬路、大街

（八）さぞ―想必

My Friend

My Opinion Towards The English Section

By Hou Chin Ho

I have read "My Friend," particularly the English section, with much interest ever since its appeara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my Friend," I take pleasure in expressing my appreciation of its great benefits and valuable assistance.

As everybody knows, the English section contains many attractive and instructive articles, most of which are translated into very lucid Chinese. Truth to tell, I have found some practical help from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compiled by Mr. Chen Ly, editor of the English section. The "Press Cuttings" together with the "New Terms" has helped me to rea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current English more easier. For a dozen times, I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lation Contest," thus making remarkable progres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owever, I am sorry to say that I have not joined the "Translation Exercise"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f work. Just a few lines to express my opinion towards the English section.

I expect that the translation in this section will be more fully explained and annotated so as to save much time of the readers in referring to the dictionary. It is much to be regretted that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has,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ceased to appear in the English section. I hope with sincerity that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which serves as an aid to the master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make its appearance again in the forth coming issues. Besides, the "Press Cutting" and the "New Terms" are expected to appear as often as possible, which, I think, will prove helpful to many readers in reading journalistic English. In the past I venture to make a suggestion that a regular article, entitled "Formula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be added in the near future, if space permits. I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my opinion finds its way into realization.

Owing to the crowded space, this writing could not be published, much to my regret, in the third anniversary number, for which it was intended. The writer, Mr. Hou Chin Ho (侯晉和) is one of my oldest readers, whom I remember quite well has joined the translation exerci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I am very glad to find today that he writes such excellent English to express his opinion towards the English Section.

Before Mr. Hou, some other readers also wrote to ask me to continue my work on Translation Grammar, and some friends of mine encouraged me to write it into a book. But in the latter case I have not had enough confidence to do so, and even if I had, I could not find a publisher. Besides, in preparing such work I have to refer to a number of books, which means a lot of time. And of time I have but little, for I have to spend most of my time in merely earning a living. So I can only promise you that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will reappear in this page as soon as my time permits. All the other things suggested by Mr. Hou, except the "Formula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hich is similar in nature to the Translation Grammar,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future without fail. I will do anything that I can, no matter what or how, if it is to the interest of my readers, to whom I am most indebted.—Chen Ly

更正第 267 期英文版第九行 I should be incompetent 後漏排 for this kind
of task, 五字及一逗點。又左邊第十四行第二字 ardent 係 ardent 之誤排。

文潮

手邊雜記存稿

為吾友三週年作

余魯



「比來一病輕如燕，扶上藤鞍馬不知。」
久未給你寫些甚麼東西了，懷念是難用筆墨衡量的。大病甫愈，提起筆來，忽地莫明其妙地想起這兩句來。

還是去年在×縣的旅途中，正困頓無聊的時候，我曾一地向拜訪了縣城裏惟有的幾家書肆，可惜是在他們的書架上，除去了灰塵封閉了的老古董之外，再也找不到別的好容易被我發現了一本兩版秋雨重隨筆，爲了獲得一本的困難有甚於在沙漠中求甘泉，故便不敢再固執地以自己的好惡去評斷它了，草草讀下去，至今大都已忘淨了，只是「比來一病輕如燕」這一聯，却仍清清楚楚地記得，想來還是故事本身的幽默成分使然吧！

容易借來資斧換回了故鄉，他受了父親的申斥苛責，後來作父親的在這位公子的篋裏裏發現了一聯詩，就是這「比來一病輕如燕，扶上藤鞍馬不知」，乃翁一見之下，也就因憐而愛，說是：「有此一詩，五千金亦不足惜也。」
今日想想，他的「輕如燕，馬不知」所形容的瘦弱，與西廂上所說的「聽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瘦了腰肢」所形容的瘦弱恰是筆畫齊觀。兩位作者想像力的豐富，真是「超神入化」了。

我近來的病況，就說是一輕如燕一也無不可；只是某公子的病原是五千金作祟，病得是多麼奇；而我若手邊也有五千金的話，或許是早就痊愈起來，甚至於根本就不開甚麼藥了。
病榻上時時想起在邊塞辭樓以教讀謀生的你，三月前曾給你寄上幾種雜誌，因爲你處所處環境憂鬱，對科學的教材上難以找到參考材

料，所以我給你寄去了科學畫報，又因你酷愛沖淡的散文，故給你寄去了藝文和古今，只是你證：「只是沒有『吾友』，中心不勝傷情，便如思念一個久遠了的友人似的。」云云。哦，是的，還是我錯了。
對別人不必提，只你，是的，我們不是會一度爲吾友所左右過嗎？我們曾在吾友的硬地上，磨練自己的筆尖，建設過理想。因此，它對我們熟稔的程度，自是不可計數。也難怪你這樣的掛懷了，換而言之，我的這種疏忽，怕也只是吾友中心緒惡劣時才會有的吧！

還記得是去年春末，我爲吾友寫了「沉淪」以後（發表的時候題目改作「開謝了的野玫瑰」了），寫好以後，我曾向一位同道先進者去請教，他說：「唔……只是市儈氣重些……寄到去麼？……吾友嗎……唉，那得……原就都是一羣……」底下是用哈哈來結束了。以他的神氣來看，不只我的練習寫作是市儈氣，要不得，就連吾友也全都是「市儈」了。
「吾友原只是寄匯着市儈文人的汚池吧？」從此雖還有一個「不見得吧」在心裏存着，但究竟總是不能釋然於懷，就如同總說自己舊日的戀人，被別人侮辱了一樣。
此後，我們便各奔了自己的前途，其間總是聚少離多的，直到去年臘盡，春通縣的酒樓上，作最後一次聚會時，我們仍然談到了吾友，你雖在殷勤地解釋，仍不能使我

的癢癢冰解。——此時想想，原只是當日批評吾友的那位同道的要緊過高所致吧！回念藉自己的易受旁人的轉移，真不值今日一說，假如今日再有人站在我的面前，說着如日類似的話，說着他兩個胸門雖未必，要與他「爭辯到底」却是實情了。
別後，我就到了石門，在某一個小機關裏混了個半月；又跑到×縣去當小學教員；差不多兩個月，偏巧又因爲校方經濟拮据而裁員的結果，只好踽踽地回北京來。這之後，我不但沒有了職業，也連帶着沒有衣食，而奔走四方，作過了送報伙，作過了日本食堂的俄歐的生活經歷中，時間扼制了我積蓄的權力，工作制制了我的精力！
最後，是今年的六月中，當我在天津的一家小客棧裏寢居時，這時我對一切已經絕望，身邊已沒有半個錢，處在期冀着活下去的灼熱希望中，使我處處感到這個世界的不公！天正雷雨，聽着從房頂漏下來的水滴響着，心頭更是焦燥。那時，——誰知那時是怎樣想呢？我竟閉着傾盆的狂雨，毫無目的地地跑過了兩趟街，轉個頭與眼睫毛上已被水浸了，大孩子也黏在脊背上，冷風一吹，便讓入發冷，鞋和襪子早都濕透了泥泥，抬頭望望蒼白的天，雨仍是下得那幾分；然而，預然地折回客棧，身體裝滿了過量的疲乏與愁苦，看着店主主人嘲諷的笑臉，又聽着隔壁客人正吵着

着打麻雀的嗚哩啾啾的聲音，還夾雜着不斷的雨聲，心靜也便似在風雨中似地飄蕩起來了。

那夜，——此時講給你怕作也要笑的，老實說，那一天我只有前一、天剩下的兩個燒餅，先吃了一個，又吃去了其餘的半個，看着最後的半個，倒底還是貪婪地一口把它吞下去了，如此簡單地結束了一天的飯食，且又換得半支殘餘的捲煙，只恨天氣太潮，火柴是無論如何也燃不着的，——如此便只好枯坐着。

傍晚，雨已停，我偷偷地鑽出店門，恰巧碰着一個年邁的傭夫，他正在學着生意。

啊！我友，我真把他當作我的天使了，我竟在他那裏找到了一本敬舊的吾友，也許他有些憐憫我的樣子，也許是那本書實在破得不再會有人要它了，所以他慷慨地慨慨的：「好啦，先生，您拿去聽去吧，錢袋後再說！」

我好似憑空得到了甚麼援助，一下子便忘了飢餓，忘了寒冷，顧不得別人的歧視，口扒在燈前，就着昏暗的光線讀着每一行字，每一句話，每一頁每一篇……

那一期最後有一篇楊君的文章，題目和内容我已記不得了，大意記得好像是鼓勵青年友人們，要向前努力去。因為他用的第一人稱及第二人稱，讀了便好像他和我對面談話一樣，倍覺親切，至今恍惚還記得，一開頭是一回來，

讀了你的信，使我伏在桌上，沉思，是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冷靜。——驚慌彷彿是一件若前進，我便歡喜。不然，我也不說甚麼了。——讀了真好似坐在我對面的，便是我的師長或是一個十幾年的老友，他在——而教訓我，一面撫慰我。我熱烈地重讀着那篇文章，流着眼淚。

你知道，我是不善於用理智來控制感情的，那夜便一直無眠無夢，各樣裏的臭蟲多，狠命地叮着我的肉，是其原因之一；楊君那篇文章的每一字是比臭蟲更凶狠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是從未嘗過般感動過。

楊君是以寫了「生之迴歸線」而出名的，雖然他曾因之而得到了若干的獎金，但他那一篇幾萬字的小說的力量，實遠不如這短短的幾百字有力！——在我看來，同時

還是一個初春不冷不熱的早晨，年輕的人們都在球場裡跳躍着，呼吸着，我靠着教堂的牆壁，手裡拿着一本一戰後，日光射在我的身上，暖暖地，辣辣地，我忘却了一切，憂愁，苦惱，都像鳥兒般從我身上飛散了。

大時鐘響了九下，一個綠衣的人，背了滿袋的信，走進了校門，



友人的嫂嫂

三天，就是這悠長十三年
的唯一的一副報了！

雲夢

如此看來，吾友之只容納的市井文人的文章的話，也顯見是不能立足了。

如今，我又回到了北京，且找到了一個要筆桿的職業，雖然陪伴着我的只是「等因奉此」，「為呈請事」，「合即備文呈報」等公式文章，故很少有時間讀書，很少機會去接近吾友無論是讀書的那一方面。

今日，你所關心的吾友已降生三週年，好比一座燈塔已建築了三級，他的最初目的是為航海人照明了航程，及至一級一級地增高了，光芒射得更遠，向他讀禮的人也就更多了。

你離我很遠，但我們的心是仍緊在一起的，希望你也能為吾友盡一點點力量，即相同你替這燈塔建築的工程上，砌了一塊磚，舉了一塊石頭……

公認為美體的人兒：鬆鬆的卷面的柔髮散亂在頭上，微帶蒼白的面孔，在運動後加添了幾分桃色，眼睛射出一種討人憐愛的光彩，身材不算高，却顯得有些窈窕，說話時嘴唇動得非常巧妙，語聲既柔軟而又清爽，一般人都把他看成了女子，在校中他和我比較最近些。這時

一張明信片被遞到他手裡，蒼老的筆跡，一看就知道他父親寫的。

不費半分錢他就把牠看完了，一道暗影猛地爬上了他的面頰，他的肩微微地聳了起來，過了一會，他把那張明信片放在我的手裡，我的心變得異常緊張了，在他的表情中已明明地顯出：「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

我急忙地注視這明信片，上面寥寥的寫着數字：「從兄知之，汝兄已于昨日逝去，斯人斯疾，竟至不治，痛哉！」頓時我感到一種不知名的難過，我看着他，把信又復放在他手中，他正低着頭，茫茫然如有所失似的，五分鐘後，他立起身來，慢慢地走了。

暑假，他邀我到他家去消夏，一座很體面的小樓，矗立在滿植着花草的園子中央，四圍都很靜寂，他的母親已經死去了，他介紹給我的父親，這是一個年近六十的白髮老人，滿面皺紋中顯出慈愛的微笑，從他的一舉一動可以看出來：他是十萬分地愛着從善，好像還可憐的老人已把從前對待妻子和長子之愛完全加到這唯一的兒子身上了，從善告訴我他的嫂嫂也住在那樓裡，自從哥哥死後，嫂嫂終日躲在樓上的，除了吃飯時可以見到她，平時却難得看見，然而當天我就看見嫂嫂了。

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吧！她兩眼紅腫地從樓上走了下來，年紀有二十歲上下，白白的臉，烏黑的眼，黑頭髮，嘴脣紅得非常鮮艷，微微地

皮哥

有點向上翹，態度很文雅，穿著一件細花布衫，短短地掛顯得很大，她低垂著雙眼，把視線放在飯桌上，眉頭微微地蹙了一下，手指的尖端抵住在椅面上，好像她非常厭惡這飯菜，然而又不得不下來來應付應付。

「嫂嫂：這是我同學夢夢，」從善輕輕地把我介紹給她，我急忙立起身來，向她微微地躬下身去，她吃驚地看了從善一眼，很勉強地向我一笑：「這笑幾乎近于哭了；似乎請我原諒她心境不好的樣子。」

她把飯一粒一粒地撥到嘴裡去，只嚼了半碗飯，就輕輕地放下了筷子，緩緩地走上樓去了，走時脚步不頂整齊，可是却也很相稱。

父子倆同時用好像醫生對病人的眼光送她，又都默默地低下頭，吃他們的晚飯，空中變得異常沈靜了，我不由得想到這少年寡婦的一舉一動，我覺得有些可憐，尤其那付被淚水泡腫的烏眼睛，更顯得她楚楚可憐。

「其實這也怪不得，少年守寡，這有多麼傷心！」

「少年守寡是傷心的，然而我嫂嫂却是傷心人中的最傷心的一個，好了，現在睡吧！明天我們再談談下地的事。」

他把我引到一間精緻的房間中，就離開了，我躺在寬大柔軟的牀上，屏轉反側地不能入睡，我四圍看看，一切陳設在黑暗中顯得怪大，那不像那樣的沈靜，這家庭是很壯觀而幸福的，然而這些已被一件不幸的事給掩飾住了……

第二天清早我最先醒來，就走到了園子中，早晨的空氣有多麼鮮艷！有幾隻小鳥在樹枝上叫着，花兒草兒都紅綠分明，上面都凝着露珠，我踏着小草，四處走了一遍，青色的天上，浮着幾片像棉絮般的白雲，晚風微微地吹着，我感到一身輕鬆異常，這時，我看見一個穿藍綉袍秀髮蓬鬆的半身，探出了樓窗外，仰著頭正在看著這天；那裡有金色的光芒由晨霞的空隙處射出來，她的眼神是憂鬱而凝神的，臉上好像掛著一層盼望，顯出專注而且沉鬱！這姿態美是美到了極點；然而也悽涼到了極點！她在想什麼，只有上帝知道了，我身上輕鬆的感覺突然雲散了，她就是嫂嫂，她的身上，滿處都凝著悲慘，我看見她的人都會感覺到世界上悲哀是多過快樂的一種不知名的力量的驅使，使我急忙地走向了臥室。

這時候，從善也起來了，他到臥室來看我，我們兩人靠著窗坐下，這有多麼傷心！

「從善，嫂嫂起來得真早，大清早她就伏在窗口上了，好像在懷想什麼似的。」

「是的，她近來很奇怪，當你看見她在窗口時以前，不知她已伏在那裡多久了，她的睡眠是不一定的，隨時她也睡，隨時她也起，晝夜對於她是不能限制了。」

「我想，你嫂嫂和你哥哥的感情一定特別濃厚，不然不會傷心到這種地步。」

「如果你聽了哥哥和嫂嫂的歷史，你也會知道嫂嫂之到這種地步，不是偶然之事，她確是世上最值得人們來同情她的。」

「從善低下了頭，默然無言，他是在尋找這歷史的頭緒，我靜靜地在旁看著他，渴望著這可憐女人和他丈夫的過去，最後，從善捧著一種極平淡的聲音說：「像其他的七八歲的姑娘一樣，她是極其活潑而又快樂，最初她是一個基督教的小學接受初等教育，從那時起就以美麗活潑而出名了，她的身體發育得非常高大，那時她已差不多和十三歲的女孩子一樣地長得頗豐滿了；而且她很聰敏，因此差不多誰都喜歡她，我哥哥在這小學的初中部，當他一看見她時就對她發生了興趣，我哥哥的身材略比我高些，面貌和我差不多，他很有自信力，談吐又帶著嬌囀譏諷，他又伶俐又大膽，當他認識她時他已有十六歲了，他完全把她看作了自己的妹妹，每天每天他記

她帶到家裡來玩，回去的時候總帶滿了她的衣裳，他們這樣的交遊繼續了三年，她十一歲的那年從跟齊地父親到青島去受中等教育了，分別自然是很不愉快的，她是小孩，還不懂什麼；哥哥却感得異常寂寞，在那年他不幸地染上了肺病，於是也離開了家鄉，到北京去養病，在北京呆了三年，病還沒有全好便回到了家鄉，正巧她也在這時回來了，這時她已不是孩子了，她發育得已很像十六七歲的姑娘，雖然，她的性情這三年並沒有改變了，多少，她還是又快樂，又活潑；哥哥却改變得不少，人家說生肺病的人常常是沉默寡言的，我想這是不錯的，至少哥哥已不如以前那般談吐中帶著嬌囀譏諷的態度了，他常好讓自己孤獨地在一處，誰又知道自這時起他已深深地愛著她了，其實她也早已愛著他了，他們的年齡相差得有八年，所以他們對她總是不免有些哥哥對小妹妹的態度，凡事都極其顧從而且體貼；至於她，因為生平並沒有接近過其他的男子，即使他不會變好，她也覺得很難得了，在這情人的交游中希望的日子——很快的，像飛一樣地過去了，光陰的飛馳，沒有比在愛情中過得再快的了。然而這時他的肺病也到了第三期了，因為彼此都是彼此生活的一部分，這不能意遠的需要吧！或者這是屬於慣性上的需要吧！就那樣地使他忘却了已近墳墓的身





口信

公園裡不是多遊人的季節；更不是多戀人的時刻；那位坐在行人道旁一個椅子上的輕年女郎，好像

響！她飄過了無限的光明前程，她和他便結婚了，並且很快地在今年春天就結婚了，但是婚後三天，哥哥就因肺病而死了。他和她十三年的歷史，三天，就是這悠長十三年的唯一，飄散了，哥哥死後，她幾乎近于瘋狂地步，過去一切活潑，快樂都被一掃而盡，她變得奇怪了，天黑時她却不願閉燈，僅僅低垂頭，坐在半明不暗的臥室中，一到夜深，她便扼腕哭泣起來，啼告起來，不能安眠，常常在屋子裡走到天明；或是面色慘白，混身冷得打戰地對着一本聖詩坐一晚，天光一來，她便伏在那窗台上，注視清遠天。

這是我伸首到窗外去，看見嫂嫂還在那裡一動不動地注視着，陽光已披滿了她的上半身，她的面孔變得更加更沉痛了。
「然而這能說是哥哥的罪嗎？不，決不，愛之極頂是近乎神經者的狀態的，一些些理智也沒有了，倘若他們稍稍地不相愛一點，理智就會漸漸這空際的，他也不會再忘了自己死亡的身軀，她也不會繼續了她未來的光明前程，那麼這悲劇是不會釀成的！——但是這十三年却是白白地過去了！」從善悲痛地搖搖頭，我沉默而無言了，十三年春夢一場，這女人的悲痛繼續到無窮……

公園裡不是多遊人的季節；更不是多戀人的時刻；那位坐在行人道旁一個椅子上的輕年女郎，好像

燕之詩

順從了突然的衝動，在此小半並頂先欣賞一番早春的風光。
她歇息在那兒，憂愁而靜悄，

她的面容輕描着一種憔悴，這種憔悴必是最近所生，因為它還沒有改變她血顏美艷而年輕的輪廓，更沒有消滅她雙唇上果斷而頑皮的曲線。
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走來，沿着那條接近女郎座位的小徑大踏步地穿過公園，他身後跟隨着一個男童，男童帶着一支衣箱，這位男子望見了那位女郎，面部隨即變紅，由紅又轉為蒼白，當她走到近旁時，他混合着希望和焦慮，同時自己的臉上表示了她已知道他的到來和存在。
他復向前走了五十碼左右的當兒突然停了身，坐在路旁的一把椅子上，那男童放下衣箱，用一雙帶着奇異和講巧的眼睛向他注視，背一年拿出手絹擦一擦他的額額，是一條很好的手絹，一幅很好的眉額，並且這位青年看着也很好，他對男童說道：
「我要你給那邊椅子上坐着的年輕小姐傳個信，告訴她說我正要去車站，預備離開這裡到三佛蘭西去，告訴她，因為她已經命令我既不准向她說話且不准給他寫信，所以我使用這個方法向她作最後一求，請她看過去的情形把事情看得公正一點，告訴她，認真並拋棄一個不應受此對待的人；不告訴他理由並不要給一個洗冤機會，是背反我相信中她的性情所能作出來的事，告訴她，我已違背了一點她的命令，為

順從了突然的衝動，在此小半並頂先欣賞一番早春的風光。
她歇息在那兒，憂愁而靜悄，

若希望她或要能變得公正一點，去將這番話告訴給她。」
青年把一塊半圓的金幣放入男童的手裡，那男童從慌慌而伶俐的面孔中發出閃光而詭巧的眼光向他看了一眼，然後動身跑開，他帶着一點遲疑的神情走近那位椅上坐着的女郎，但是還沒有發着，他換了換那頂舊自行車帽，——那頂方格呢小帽帽掛在他的頭後，女郎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並沒有表示絲毫的嫌惡和歡迎。
「小姐？」他說，「那邊椅上坐着的先生讓我給您表演一場歌舞，如果您不認識他，那就是他要作調戲的勾當，告訴我實情，三分鐘裡我就叫一個警察來，如果您認得他，那麼他就是個好人，我便把他獻給您的那支熱烈的歌曲唱給您聽。」
這年輕女郎微笑一線趣味。
「一場歌舞！」她從容不迫地說，聲音的甜蜜好像給她的話穿上了一件用無形的鐵織成的透明長衫似的，「一個新思想！——我想一定是用特魯巴那爾派的詩句寫的，我——認識那位派來的先生，所以我想不需要叫警察的，你可以表演你的歌，但是聲音不要唱得太高，在戶外唱曲子現在還早一點，並且我們恐怕要惹旁人注意的。」
「哦，」男童一邊說着一邊舞了一個圈，全身為之舞動，「小姐，您值得我的意思的，不是真的曲子，祇是一說罷了，他讓我告訴您他已經把硬袖和衣領在那旅行袋裡

順從了突然的衝動，在此小半並頂先欣賞一番早春的風光。
她歇息在那兒，憂愁而靜悄，

這信好了，要急送到三藩市去，然後便在克郎代克地方射擊，他說您會告訴他不許再送來粉色的書信，且不許再到花園門口徘徊，所以他轉用這個方法向您證明，他已經把他看成一個人，並且永遠不再給他機會向您表示這批評給他的痛苦，他給您給了他一大打擊，但是並沒有告訴他是甚麼理由。

女郎眼中輕起的興味並未稍減，在這種爲對付她的杜絕普通通信方式之命令而使用的計巧下，恐怕這羣鳥二字意思的新奇或者爲鳥去的勇氣便是引起她興味的原因，她的目光釘住圍欄滑欄景物中矗立着的一座無聊的石像，接着便對這位僥倖使者說道：

「回告那位先生就說我沒有再向他重述心志的必要，他知道我過去的心是怎樣並且也知道現在仍是怎樣，說到我的心志，遇到這種事件，絕對的忠誠與真實是最切要的事，對他說，不但別人觀察我的心，我自己也會觀察過，並且我曉得我的需求更曉得它的缺乏，這便是我拒絕聽受他自辯的原因，不管自辯的內容是怎樣，我決非爲了傳言或嫌疑便責備他，這也就是我毫無過錯的原因，但是，既然他堅持要聽他已詳知的事，你就把這件情由告訴給他吧。」

「告訴他，那天晚上我從後面走進花園給我換了一朵玫瑰花，告訴他，我看見他同亞士布爾頓小姐在粉紅色竹籬下面，這幅人物畫倒

很美，不過兩人假依的姿態是太真確而明顯以至不需要再解釋了。我離開那花園，同時拋棄了那朵玫瑰花和我的心志，你可以把這段歌舞帶回給你的歌羅班主人。」

「慚愧得很，小姐，我有一個字不會說，假——假——請教我知道，可以嗎？」

「假依——或者你可以稱他它爲親眼——換句話說也就是兩個人挨得太近不容易堅定自己的心志而不亂的。」

男童的腳下揚起一陣砂塵，他立在另外那隻椅子旁邊了，那男童的眼睛閃爍似地訊問着他，男童的熱心。

「那位小姐說，她已經曉得女孩子遇到一個男人走來說些鬼故事向她求愛的時候，是最容易輕信的，所以她不要聽人家的謠言，她說，她千萬萬確地看見您在花園裡抱着一個女人，那時您正在緊緊地倚靠着一個女人，她說那看書很好玩，是啊，是啊，但是這讓地傷了心，她說，您最好去忙您的事，並且趕快去趕火車。」

青年低低地打了一個口噴，一個突然的念頭閃動在他的眼中，他的手飛入上衣內部的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他檢出一封信，隨着又從外衣口袋裡拿出一個銀幣一同給那男童。

這封信一定能把事情解釋明白，對她說，假如她對於她的心稍微相信一點，心裡就會減少許多痛苦，對她說，她最注重的事實並沒有動搖，告訴她我正等待着她的回答。」

「那位先生說他並不是有甚麼原因而想逃走的，他說他不是童子，那麼，小姐您讀一讀這封信，我可以贈給您他決對是一個好人，好啦。」

那位年輕女士微帶躊躇地展開信箋，讀着信。

「親愛的亞爾尼德大夫：小女上禮拜五晚間應互爾得龍夫人之請，於花室中忽爾心疾復發，巧遇先生仁慈相助，今特函謝，當伊仆地之藉，設先生不在此則扶掖，並加意守護，吾等天失此女必無疑矣，如先生肯光臨或合爲小女醫此病症鄙人猶不勝欣幸者也。」

感激您之人
羅斯頓特，亞士布爾頓一
「那位先生要一個答覆，」使者說，「甚麼話呢？」

女士光明的帶着笑容而且濕潤的眼睛突然向他閃爍，

「告訴那邊椅上那位先生，」她一邊發着喜悅而顫動的笑聲，一邊說，「說她的女友叫他過來。」

註：本文作者特魯巴那爾 (Trombatour)：從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間在法國南部和意大利等處佔勢力的二派抒情詩人。

吾友

(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發行兼願 堪

編輯者 顧 堪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 南(三)局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五 角

訂閱：每月四期 十二元

半年二十六期 十三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第三卷第五十三期

總號 第二六八號

宜未雨而綢繆

君欲以「零蓄而整用」之「事半功倍」的簡易有效方法，達到將來創業置產的目的；解決日後之老年頤養，子女婚嫁等諸般費用乎？請速 駕臨 郵行 開立

定期儲蓄存款戶，定能為君達到圓滿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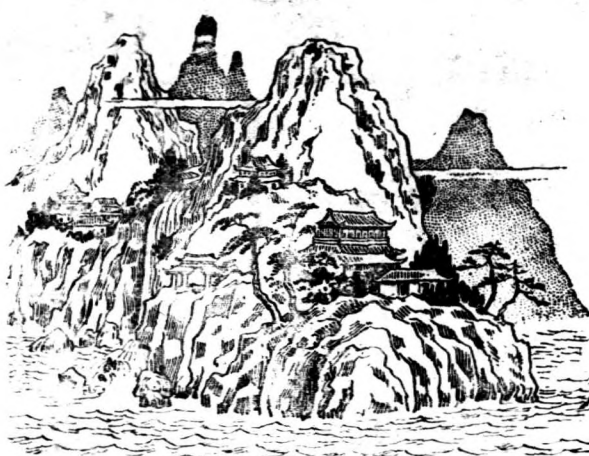
- 一 三年到期欲得 七十八元九角九分
- 二 每月應繳 二十三元四角四分
- 三 每月存入國幣 一十二元二角一分
- 四 三年到期可得 二十六元七角五分
- 五 每月應繳 四十二元六角五分
- 六 三年到期可得 六十九元八角六分

每月存入國幣 三年到期可得

古語：「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請君試一行之。

總行：北京正陽門外海源里 電話(三) 一七一〇
 分行：天津興亞三區楊福隆路 電話(三) 二七四三
 三〇八五

咫尺蓬萊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一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四冊 十二元
半年二十六冊 十三元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票，郵票不收。）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胚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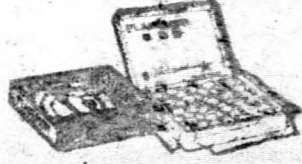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髓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人可享長壽，雖欲神仙難得，要末長壽非銀，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攝，進服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家生胚

為舉世無匹之滋養劑。其原料名貴可靠，取自古今中外一效本為珍寶之胚胎素。人參、及補血之胎骨、發動春情之腦下、各種藥生家、補鐵益血強壯筋骨之精製鈣等，應用科學之精密煉製，其補力之大，無與比倫。滴舌之，用先天補物，補後

家生胚

為男女老幼之最大補劑。安心常服，潤肺、即成、達於、外、何必、徒增、耳、想。



自可轉弱為強
長生却病

新亞藥廠製造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上海法界四十四號 天津法界四十四號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